



穿裘皮大衣的
维纳斯

〔奥〕马索克
康明华
译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014059877

1521.45
86

穿裘皮大衣的 维纳斯

〔奥〕马索克
康明华
译 著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J21.4J
86



北航

C174779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航

C1747790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 / (奥) 马索克著 ; 康明华译.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10

ISBN 978-7-5502-3371-3

I. ①穿… II. ①马… ②康… III. ①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3249号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

出版统筹: 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 徐秀琴

牛炜征

特约编辑: 李珊

封面设计: 刘淑媛

版式设计: 杨祎妹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20千字 620毫米×889毫米 1/16 14印张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3371-3

定价: 2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8876681 010-88876682

序言

虐恋的文化影响与意义

马索克（Sacher-Masoch）是一位有受虐倾向的奥地利著名作家，像萨德一样，他的真实生活也和他的文学作品紧密地连在一起。他笔下的女主人公个个冷若冰霜：大理石一样的身体，石头一样的女人，冰冷的维纳斯，她们全都像月光下冰冷的雕像。马索克认为，女人是被制造出来驯服男人的“兽性”冲动的。他总是被那些比自己强悍、年岁也大过自己的女人所吸引，他屈从于她们，当他的“兽性”冲动表现出来时，她们就对他施加肉体上的虐待。后来，他的虐恋幻想进入了一种更加明确而独特的模式，总是有一位身着貂皮衣（很明显，马索克有对貂皮的恋物癖）的女人，手持作为性感象征的皮鞭，为其情人的“兽性”淫欲而鞭打他。虽然他的小说场景略有不同，但总包含类似的鞭打情节。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是马索克最主要的虐恋作品。这是一位贵族男子自愿成为一位女士的奴隶的故事。他愿意受她的驱使，受她的惩罚，使自己成为她对之握有生杀予夺权利的财产。在他们两人相处的过程中，女方始终比较勉强，最后她移情别恋，残忍地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关系。马索克书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塞弗林（Severin）和旺达（Wanda）已成为男性奴隶和女性主人之间关系的象征，在现代的报刊杂志的虐恋者的寻偶广告中，这两个名字常常被寻找此类伴侣的人们使用。旺达与塞弗林之间的协议也成为虐恋活动主奴关系中此类协议的范本。

马索克的作品之所以成为受虐倾向的经典之作，是因为它是所有后来的虐恋文学的范本，后来的虐恋文学中的一切要素它都已具备：捆绑、鞭打、主奴合同、奴隶主人关系及统治屈从关系等。他的虐恋小说的文学价值也是比较高的，这就使它同一般的色情文学作品区别开来，与萨德的作品一起进入了经典的行列。

受虐狂与施虐狂具有截然不同的超我—自我结构。将萨德的小说与马索克的小说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它们是截然不同的。萨德的小说表现的是犯罪与性，而马索克的小说表现的则是自我贬低和难以满足的欲望。二者对女性的态度也截然不同：萨德的女性总是被动、受虐的，而马索克的女性是施虐者。前者总是要摧残女性或同女性性交，贬低女性；后

者却总是把女性理想化，使她成为幻想中的人物，同男性奴隶之间几乎是没有什么性交关系的。前者所看重的是数字，主要是女性受害者的数量；后者所看重的是个人。在萨德所创造的世界中，充满了各种活动；而在马索克的世界中，重要的不是行动，而是等待，等待意外的温柔与残忍，一种延迟的消费。前者绝不诉诸情感，而马索克的主人公在接受鞭打时却对性与情满怀期待。

与萨德的文学不同，受虐的文学是色情的但不淫秽。萨德的小说中充满淫秽的描写和直接的行动，没有对身体秘密的探索，只有行动；马索克的小说却是游戏性的，幻想的味道更重。在后者，施虐者和受虐者有时会交换角色；但对于前者来说，交换角色是绝不可能的：如果一个女人是自愿受苦的，那么她马上就会被施虐者拒之门外，施虐与受虐更不可能是相互自愿的。

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德鲁兹认为，萨德的施虐倾向是真正的残忍；马索克的受虐倾向却是幻想中的和游戏性的暴力。他对这两位作家的分析也许是贴切的，但是，以这一分析为依据得出施虐倾向与受虐倾向完全不属于同一领域，就不正确了。在现代的虐恋活动中，施虐倾向并不是萨德笔下的真正的暴行，而是同受虐倾向一样，带有幻想和游戏的性质。而且施虐和受虐双方都是自愿的。正因为如此，虐恋才能成为人口中相当大一个比例的人们的性实践和性游戏，而不是

少数犯罪分子的暴行。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的出版，其意义可能不仅表现在文学方面，更有可能揭示西方社会生活的深层内涵。对我们了解虐恋性文化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 and 影响不无启发。

李银河

英文版序言

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历史学家

利奥波德·范·萨克-马索克于1836年1月27日出生在奥地利加利西亚省的勒姆伯格。他在布拉格和格拉茨学习法理学，1857年成为格拉茨大学的一名老师。他出版了一些历史研究著作，但是很快放弃学术研究而全身心投入到文学写作中。他花了很多年时间在德国莱比锡城修订了国际评论《在高处》，后来因为强烈的法国情结，他搬到了巴黎。他最后的几年时间都待在德国黑森地区的林德荷姆，于1895年3月9日去世。1873年他娶了劳拉·范·罗梅林为妻，后者用“旺达·范·杜娜耶”的笔名发表了许多小说。值得注意的是，在《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中马索克正是用了“旺达·范·杜娜耶”作为女主人公的名字。罗梅林于1906年出版了耸人听闻的回忆录，引起颇多争议。

在萨克-马索克的文学生涯中，有无数的著作都出自他的笔下。其中，有许多是描写短暂的旅行，还有一些描写纯粹的超感觉论。但不幸的是，由于经济原因他不得不写了一些不配套的结局。

然而，他的作品中具有一些独特的文学甚至是心理学价值的成分，但他最主要的文学抱负却从来没有实现过。他试图在《该隐的遗产》中描绘一幅当代生活方方面面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图景，并且还拟定了纲领性的计划。这种想法可能源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他的整个计划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即爱情、财产、金钱、国家、战争和死亡。每一个方面分别由六部小说组成，其中最后的一部是为了总结结论，对其他小说中设置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然而这个深远的计划并没有实现，只完成了前面的两部分，即爱情与财产。关于其他的几部分只留下了支离破碎的片段。这本《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是属于爱情部分中的第五本小说。

萨克-马索克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流畅的叙述，对人物和场景生动的刻画以及无处不在的幽默感，他关于家乡加里西亚的很多短篇小说也因此成为乡土描写的经典作品。

然而，在他的作品中还有一个因素使他的名字成为了性心理学中一系列现象的代名词。这让他的作品体现出特殊的心理学方面的价值。尽管不能否认作品中常有令人感到厌恶的

病态色调，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天性无所谓好或者坏，自私或无私，它在人类的心理与矿物、植物、动物中运转时遵循的是同样不可抗拒的规律。

萨克-马索克是一位异常的诗人，同时也是现在广为人知的受虐狂。他的欲望就是完全无条件地服从于异性的意愿，成为她的奴隶，被她羞辱、虐待、折磨（甚至愿意被这种折磨推向死亡的边缘）。这样的动机是以无以计数的各种各样的形式来体现的。当然，萨克-马索克作为一名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寻求的是绝对的受虐。只是有时，当人类内心的冲动呈现出一种反常或是夸张的形式时，人类就会有那么一瞬间反思事情的本身。

如果需要为萨克-马索克所出版的著作辩护的话，那么必须记住的是，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历史学家。这令人不禁想起蒙田明智且宽容的随笔《论历史学家的责任》，其中这么写道：“一个人也许会掩藏起秘密的活动，但是对于全世界都了解的事情，对于那些造成了公共影响以及如此多后果的事情保持沉默是无可饶恕的罪过。”

残酷与性之间奇特的相互关系一次又一次进入到文学作品当中。萨克-马索克并没有在此方面创出新意。他仅仅是对于一个原始的动机进行了坦率而有意识的发扬，直到在此方面上已无话可说。对于在作品中所描述的暴力攻击，他在颇有争议的作品《价值判断》中作了解释。

在文学作品中寻找受虐倾向的踪迹会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我们仅仅只能找到一些暗示的例子。这一主题在让·雅克·卢梭的《忏悔录》中反复出现；它解释了普雷沃的《曼侬·莱斯戈》中的骑士个性；在左拉的《娜娜》，托马斯·奥特斯的《得救的威尼斯》，阿尔伯特·朱埃勒的《渔夫》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也能找到与这一天性有关的场景。它以一种隐藏而不易被发现的形式构成了现今许多情感小说中的潜在影响，尽管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小说的作者与读者并未觉察到小说中角色的性格带有病态的成分。

夹杂在所有这些奇异与混乱的人类精神源泉中，有些人也许渴望古代世界中那种宁静祥和、朴素简单的态度。洛朗·塔亚德在他的《石膏大理石》中有极生动的一段话，很好地再现了这之间的联系：“然而希腊人在他们轻松、甜蜜、和谐的城邦之中却对于所谓的‘爱情中的精神紊乱’大加放纵。如果他们不是将爱情视为某一神明的牺牲品（东方宿命论的想法）的话，他们至少也将其看做某种巫术、疯狂或是宇宙中的邪恶力量。之后，基督教掩藏了这些黑暗的灵魂，基督教谴责那些对于他们而言是新的或是威胁到了教条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会将世界带回到奴隶时代。”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是萨克-马索克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尽管有些矫揉造作的成分以及其他的文学缺陷，但是它无疑仍然是一部呕心力作，而非为了刺激病态幻想而

创作的。有人认为男主角的思想掺杂了许多主观的成分，从文学角度来讲，这是作品上的一个缺陷，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该书已超出单纯的艺术领域范围，成为科学、心理学上的一个重要的文献资料。这是一个极度痛苦的无法避免他个人悲剧的男人的告白，他以写下自身感受经历的方式吐露内心——从这个角度去读该书的读者，以及那些将道德偏见置之一边的读者经过仔细阅读，对书中这个可怜不幸的人将会有深层次的理解，而我们所有人内心深处那些阴暗角落也将被照亮。

半个世纪以来，萨克-马索克的作品已经在欧洲文学中建立了一定的地位，而在1883年萨克-马索克作品的周年纪念时，他被法国政府授予“荣誉军团骑士”称号。在多年前，当成本低廉的再版书传出欧洲时，存在于各个国家的各式道德卫士试图禁止该书发行，但司法判决的结果始终是出版商胜诉。引用赫伯特·斯宾塞曾说过的话：“阻止人们不受荒唐的事物影响的最终结果导致全世界都荒唐。”这句话尖锐地指出了发生在像《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作品上的类似情况。

... 上帝... 惩罚... 女人手中...

“当万能的上帝惩罚他，就将他交到女人手中。”

——《圣经·犹滴传》

我身边有着一位迷人的伙伴。

在我对面，挨着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大壁炉旁的，就是一位“维纳斯”。在她自己的半个世界中，她可不是个随便的女人，但在与其他男人交往中，就像克利奥帕特拉小姐一样，她用了维纳斯这个假名，在她的世界中，她是一个真实的爱之女神。

先摆弄好壁炉里的火，扇起噼啪的火焰后，她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火光映衬着她苍白的脸，还将她的眼睛衬得特别白，她不时地将脚探过去取暖。

尽管她的眼睛呆滞冰冷，在我眼里她仍然很美。但她总是将自己僵硬的身体裹在裘皮大衣下，像只可怜的猫咪蜷缩在里面颤抖。

“我实在不懂，”我大叫，“现在真的一点都不冷，这两周可是春日里美妙宜人的天气。你不该这么怕冷。”

“多谢你那所谓美妙的春天。”她的声音如石头般坚硬低沉，说完她打了两个喷嚏，打喷嚏的神情也如此动人，“我简



直无法再忍受下去，我开始理解了——”

“理解什么，女士？”

“我开始相信那些我不相信的，理解那些我不……不理解的。突然间我明白德国妇女的美德和德国人的哲学。我也不再奇怪为什么你们这些北方佬不懂得怎么去爱，甚至不明白什么是爱。”

“但是，夫人！”我有点生气，“我可不像你所说的那样。”

“啊，你——”她打了第三个喷嚏，以她独有的优雅方式耸了耸肩，“那就是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甚至经常来看你的理由，尽管每次即使穿着这皮大衣我都还是感冒。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吗？”

“我怎么能忘得了呢，”我说，“当时你留着棕色的卷发，有着棕色的眼睛，红润的双唇，但我总是从你独特的脸形和大理石般苍白的脸色认出你来，你还总是穿着那件松鼠毛边的紫蓝色天鹅绒夹克。”

“看来你特别喜爱那件衣服，还特别念旧。”

“你教会了我什么是爱。你对爱情的膜拜叫我忘记了时间的存在。”

“而且我对你的忠诚无与伦比。”

“呃，就忠诚而言——”

“你竟然不领情！”



“我并不是责备你什么。你是个神圣的女人，但也只是个女人，你跟其他女人一样，在爱情上残忍无情。”

“你说残忍？”这位爱之女神反驳道，“残忍仅仅是激情与爱的组成部分，这是女人的天性。她必须给自己爱任何事物的自由，而且她爱那些能给她带来快乐的一切。”

“对一个男人来说，还有什么比他爱的女人对他不忠还来得残忍的事情吗？”

“的确还有！”她反驳道，“我们只能忠诚于我们所爱的人，但你却要求一个女人忠诚于自己不爱的人，强迫她处在一个这么不快乐的境地。请问究竟是谁更残忍——是男人还是女人？你们这些北方佬总是对爱情太严肃。你们总是谈到责任，但是快乐才是爱情的责任。”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那时的感情总是很美好，很让人怀念，而且我们的关系也很持久。”

“然而，”她打断我，“纯粹的异教徒有着永不平息永不满足的渴望，那就是爱，就是至高无上的快乐，就是神圣本身——这对于你们这些现代人，你们这些需要反思的人来说是没用的。这些只能给你们带来灾难。当你们希望表现得自然一些的时候，你们就显得庸俗。对你们来说，整个世界似乎都充满敌意。你们认为希腊那些微笑的诸神是邪恶的，认为我是魔鬼。但你们只能批判我，诅咒我，要不就只能牺牲你



们自己，用在我的祭坛上用疯狂饮酒作乐的方式来伤害自己。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有勇气亲吻我的红唇的话，他就该光着脚穿着忏悔者的衣服去罗马朝圣了，期望花儿从他枯萎的禅杖中开放。玫瑰、紫罗兰、香桃木在我的脚下不断萌芽——但是你们不会喜欢它们的香味。所以你就待在你们北方佬的迷雾中，待在基督教的烟熏中吧。让我们这些异教徒待在熔岩下的碎石堆里好了，不要把我们挖出来。庞培城可不是为你们这些人建造的，我们的别墅，我们的沐浴处，我们的庙宇也都不是为你们这些人建造的！你们不需要神明！在你们的世界里，我们会被冻死的！”

这位漂亮而冷酷无情的女士咳嗽着，拉了拉她的黑貂皮大衣，好让肩膀更暖和些。

“多谢你给我上了这么经典的一课，”我答道，“但是你不能否认，男人和女人天生就是死对头，无论是在你那阳光灿烂的世界里还是在我们这个迷雾笼罩的世界中。合二为一的爱只能维持瞬间。在这瞬间中，两个人拥有同一种思想，同一种感觉，同一种愿望，而后他们便又分开了。这点你比我更清楚。两人中无论哪个，如果没能征服对方，都会立刻感觉对方的脚架到了自己脖子上——”

“多数情况下男人要比女人更有这种感觉，”维纳斯女神轻蔑地嘲笑道，“这点你该比我更清楚。”

